

24 08



獨山文史資料

黔山
獨山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独山县委员会
文史组编



獨山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独山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1981年8月
20日出版

目 录

前言	(2)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摘录转载)	(3)
【紫泉诗词】刘志书感	王大章遗诗(6)
独山州志校后纪实	谢仲坚遗稿(7)
【紫泉诗词】怀念抗联烈士	徐惠文(10)
贵州省图书馆复制独山县志稿读后感	王大章遗稿(11)
汉晋毋敛县及谢、尹二氏略历	王大章遗稿(22)
独山沿革考	邓善渠(31)
【紫泉诗词】忆董老(七律)	徐惠文(34)
独山辛亥革命烈士杨映云死难记	廖云轩遗稿 徐惠文增补(35)
【紫泉诗词】庆祝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七律)	许楷贤(37)
一九四四年的黔南事变	万仿苏(38)
一九四八年黔桂边区月亮山农民起义纪实	徐惠文(48)
独山解放初期光荣牺牲的部份军政人员	朴经隆辑(54)
独山特产盐酸菜的来历及其制作方法	邓善渠(55)
紫泉诗词抄	李祖铭、徐惠文、袁承轩、 张自强、孟韵春、莫友芝、许楷贤(59)
封面设计	孟韵春
封面及扉画木刻	邵永隆 黄品金
封底图片——独山烈士林图	牛兆成摄影、徐惠文作诗

前 言

编写文史资料，兴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后工作服务的重要大事。辛亥革命到现在已七十年了，过去我们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文史资料和宝贵文物同遭浩劫。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号召“抢救文史资料”，我们认为及时的，非常必要的，是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现在革命先辈和许多同志年事已高，如不抓紧有生之年搜集、整理，将会使很多革命和建设的活的历史资料被湮没失传。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搜集、整理文史资料为四化服务，我会文史组，在中共独山县委领导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章工作总则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结合本县特点，搜集、整理、编写了部份现代史、革命史等文史资料以及我县先贤和地方人士有关文史方面的诗词、论著等，不定期的编印成本选辑。

本选辑的刊印目的，主要是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更好地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为四化服务，为将来编写地方志打下基础。其所搜集的大部份资料，多系提供者亲身的活动，见闻，凭记忆所及或依据一定资料追记而成。惟各个人的条件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仅供内部参考。本选辑搜集的历史资料内容，包括从太平天国以来各历史时期的各阶段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医卫、科技、民族、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和人物传记，以及重要的原始档案遗著、手稿、传记

等珍贵资料。本选辑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如有来稿，更受欢迎。来稿本组有选录，删节和修改之权。来稿发表后，除赠阅本刊外，暂不付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独山县委员会文史组

摘 要 转 载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 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连续举行四次会议，切实认真地研究和讨论了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对今后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倡导的。从此全国政协和地方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或文史工作组，并根据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对六十岁以上委员提出的把从戊戌到全国解放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以供历史研究之参考的要求，从事征集、整理、编写近代史、现代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这项工作因十年浩劫被迫停顿了一十二年。一九七八年五届政协一次会议后，又陆续恢复。

根据五届政协以后委员增加了一批老党员的特点，文史资料工作增添了革命史资料的新内容，使文史资料工作有了

新发展。从一九五九年到今年六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征集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一亿一千余万字；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七十二辑，计一千数百万字，选辑的发行数每辑由七千册增加到七万多册；全国还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地方的《文史资料选辑》，它丰富了我国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的资料，为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提供了一些活的、珍贵的资料，补充了书报、档案之不足，受到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党、政、军干部的重视与欢迎。文史工作对于调动具有丰富阅历的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有承前启后，为国家四化建设服务的新的重要意义。为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一）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方针。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它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文史资料工作主要是编写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的重要的资料，因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写亲身经历的资料或回忆录，必须具有秉笔直书的精神，隐恶溢美，为尊者讳、贤者讳、亲者讳，都是错误的。周恩来同志生前再三强调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坚持这样做，使被歪曲或伪造的历史恢复本来面目。

（二）要根据人民政协的特点开展文史工作。人民政协

是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集中了一批具有丰富阅历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让他们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就是极其难得的宝贵资料。根据这个特点，我们不仅要搜集革命老同志提供的资料，还要特别重视民主党派、老知识分子、老科学家、工商业者和各界爱国人士提供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发扬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长处和特点。

（三）要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队伍。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如文史委员、各业务组成员，文史专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等，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工作好的要给以必要的表扬和荣誉。还应该吸收更多方面的同志和朋友参加人民政协文史工作，要加强同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专家、学者的联系，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参加或协助文史工作的同志和朋友，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挥他们各自的一技之长。要反对“人显言贵”，“人微言轻”，因人废文。

（四）要广征博采，抓住重点。文史资料涉及到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技、文化、民族、华侨、宗教等方面，范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鉴于掌握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的同志和朋友大都年高，因此，必须抓紧这项工作，要“抢救”，否则，将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还应注意征集过去生活方面的资料，如妓院、占卜、巫婆、帮会等，现在不征集，以后将难以弥补。因此，搞文史工作要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广征博采。当然广征博采还必须把握史料价值高的或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资料，对这种资料要作为重点进行征集，尽先出版。

（五）提倡多说并存，各抒己见的风格。文史资料是当事人写当年事，或历史的见证人写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亲

闻，所以不拘体裁、不拘风格，允许多样化，不搞一刀切。提倡具体详实，写得有血有肉，反对空泛议论和之义臆造类。有了错误允许订正，不同意见鼓励争鸣，许多说法可以并存，要兼容并收，不搞一言堂。

(六)要扩大同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协作，加强同史学界(包括历史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历史系等单位)的联系，借阅资料要订办法要互通有无，反对门户之见。

紫
泉
诗
词

州志书感(并序)

万大章 戊戌孟夏遗稿

余不善治诗，诚畏难，亦虑辞章率累，不获专力学问耳。归里十年，精力渐坠，始知其易成，不时有作。想欲究地方文献，而仍不度诗，真有南辕北辙之感。

吾邑建制垂五百年，而三修县志，仅乾隆间谢自南学博最后辑成之。本成刊行，亦更多变，久已不获见其完书。上年续修省志，杨尊生先生入京求实，于清史馆得印本携归，余商地方当局集资重印，冀广其传，乃集资而书又逸，逼只印成数篇，顷承谢公来孙仲坚君查出别本，获补余阙，邮示其目，至于再三，感而作歌，即以呈教。

学校是也而实非，影山曾挽播州颢(注)。古今贤雋各超世，进勸我邑谢公辉。谢公黔筑孝兼耳，两教边州文化起。老来作县到江南，幽阍文昭治绩举。国家多难迹多湮，乡里如闻不尽传。贤孙征集备群佚，光焰复起青云间。我曾参校州志文，修废起坠如有循。乃因筑室谋归道，得而复丧堪惊心。仲坚坚持微毅力，展转寻求不任失，十年遂愿还相告，卷叶详注书再绎，感谢之情更起衰，尹楼坐废得毋乖，果能自今有成就，文辞合屏归去来，作诗写心翻自哀。

(注)莫子远送郑子尹署古训导序称“学校是也，而其实非也，西南其尤也”然于颢父犹人先生教授义十九年，固能以朴学倡导，得士最多。影山草堂是犹人授经斋名。

独山州志校后纪实

谢仲坚 遗稿

独山州志十卷，我太高祖自南公与麻峽艾风岩太史于清乾隆间所纂辑也。读公跋，知艾太史在事颇暂，故斯志之成，公力独多。余早岁集公诗文，访求此志于独山万仿韩先生处，得三合胡氏所藏原刻残本（以下简称胡本）。摘钞艺文志中自南公诗文专篇，惜其残缺，未规全豹。迨先生编印独山丛书，首州志，知凌某处有整部（按即省志馆本，凌借出未还者，以下姑称凌本）尝与洽借付印，凌漫应之，及临事则又托词谢绝。先生不得已，乃取胡本与另搜获之輿图，合付铅印，时公元一九四四年也。印成赠余一册，并为言上述经过。余因谓先生曰：曩者，阅朱士嘉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载故宫藏有此志，其图书馆並订有代人钞书之例，向使早知此事，必建议先生函请该馆代为钞补完全，然后付印当更为完美也。自时厥后，随时留心访求独志完本，历十除年，靡有所获。及至一九五八年夏，余退休家居，阅报，知有汉口新华书店余君（忘其名），奉派来黔，收购古籍，因往余君住所，洽售旧书，知彼购得独志一部，商取一阅，盖即凌本也（书末有凌某印章此时凌已伏法数年）。由是证实先生之前借此志而不获者，凌某居奇弗应也。当与余君交涉，承其慨然借钞，惟因回汉在即，限期十日归还。余大喜，携凌本归，欲钞整部，而限期勿迫，势所不能。乃据以校铅印本，开具残缺，分量仍多，十日之内，如谨以余一人之力钞之，仍难济事。一再筹思，遂遍托友人，照原书行格，分头钞写，卒赖

十数人之力，如限完成。並查见卷末自南公跋文第二页，为亲书付梓原板，立付拍照，将书送还余君，面致铭感之意。越数日，余君果回汉口。凌本出省，而贵州从此竟无整部之独山州志刻本矣。在托人分头钞写之同时，一面函告仿韩先生，请检寄胡本，自愿负责钞补。先生复书谓是书上年即已交归文化馆，别辟一室，並二三地方志书，尊重收藏，备公私人士之检阅，曾往商取，主持者谓有重印本（即指铅印本）可资校对，不宜寄出，免遭意外损失。嗣经迭函协商，胡本终于寄来。余检阅胡本，已非原来面貌。篇页凌乱，污损满目，当系铅印工人所为也。及以与铅印本对校，又发现互有出入处。有铅印本已印有，而胡本反缺少者；有胡本所有，而铅印本未印出者，为之慨然久之。余又整理胡本，将残缺另单开列，付托刘君启明钞补。余四弟锐，亦助余将所钞补成整部。中间又悉本省博物馆藏有独志一部，得陈君恒安之助，一度通容借出，乃袁氏体春原藏钞本也（以下简称袁钞本）。虽错讹极多，得以参互考订，补正之处亦不少。于是独志整部，复出现于吾辈之前。而多年访求之志遂矣。一九五九年十月，先生来省，出席省政治协商会议，晤谈甚欢。先生曰，胡本既为原刻初印本，不易再得，纸质固佳，而年久渐朽，不耐翻检，宜送交省博物馆保存，可得较好护惜，免入县藏受传钞繁检之损坏，而袁本钞写时间既近，白皮纸又耐翻检，故若能两相交换，以袁钞本备为独山图书馆特藏，则两竟其用矣。嘱俟胡本补成校讫，向馆洽商交换事宜，余亦表同意焉。越半载，先生函寄序文，备述钞补胡本始末，及与馆方交换袁本之意义，嘱录置胡本书首，余乃持先生函序，赴博物馆与陈君洽商，经反映其领导报可。一九六一年七月，余代表先生与馆方履行交换手续。换出之袁钞本，复

由余以朱通体详细点校，遇与他本相异处，並加批注。一九六二年春竣工。五月先生再来省开会，过舍访晤，遂面交携回独山。就请本论之，胡本虽残缺颇多，而字迹清朗，边框完整，且凡例较凌袁两本少“道院梵宫”极其冗长之一条，故可断为原刻初印本。其次，袁本卷首魏涵辉序文完整，文气贯串，而卷末自南公跋文八页，全系以访宋字体补刻者，其第二页较原刻多“及圣言”三字。薰等承其命一句，袁本作薰及圣言等承其命。凌本跋文第二页虽为原刻，但魏序第一页，则系刻版残损以意添补另刻者，与下文不甚吻接。由是知凌本及袁钞所据之刻本，均属后印补刻本，而袁钞所据之刻本，魏序既完整，当较凌本为早耳。至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刻本，虽未得见，然据余与该馆往来函件观之，亦可略知其内容。盖余在钞补期中，曾因诸本輿图部份，均缺第八页学宫图及第三十三页凉泉瑟韵图说与灵岩竞秀图，致函该馆探询，知两页具全。又尝钞寄自南公跋文请代校，谨第二页有数字不同，並代添上（及圣言）三字，正与袁钞本相同，故知故宫本之跋文，亦全为用仿宋字体补刻，当仍属后印补刻本。惟上述两页輿图具全，自又较袁钞所据之刻本为早也。此外，先生重印之铅印本不惟残缺近半，又未暇详校，错讹颇多，余意以为可以废弃，惟其中輿图，可作传钞本省力之利用。余所钞之本，即利用此图，並集诸本之长而详点校订者，拟备作家藏，以示吾家子孙之关心先人著述者，得以观耳。然犹有美中不足者，诸本輿图所缺之两页，尚付阙如。余虽曾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及一九五九年六月，迭函商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代为补绘，而该馆复以诸人不易，久在搁置中，然余决不因此而停止补足之心也。去岁六月，复托友人，赴该馆接洽谓拍照较为省事。继又商请省博物馆函托该

馆拍照。今年四月照片寄到，乃囑余婿刘立人摹绘放大如原书。至是，诸本皆得补成完本。呜呼，亦可谓不易矣！回忆数十年来，余搜求先人遗书，孜孜不倦。虽体弱之身难胜繁剧，然每一念及先人著述，未可任其湮灭，辄精神焕发。或征访咨询，或整理校阅，可至午夜不休，有时默想冥搜，循径以求，常有意外之收获。即就访求独志而论，毫无踪影者已十有余年，却于凌本将出省时，把握此一刻千金稍纵即逝之良机，往访余君而得之意外，何其快也。虽然此事之成，尤不能不感余君之高谊盛情也。尚使凌本为其他书商购获，必守口如瓶，不与人言，即盲矣，亦绝不肯借出，则仍不能达余之愿。又使昔日凌某能如余君，则整部独志，亦早经仿韩先生重印而广流传，无待迂延至今费尽心力，而谨钞获一部也。然则人品之高下，可不言而判矣。钞校既竣，因有感于历事之曲折巧遇，并乐余之有志竟成，乃详纪其实，以备关心贵州文献者稽考焉。

公元一九六三年癸卯四月贵阳

紫诗
泉词

怀念韦拔群烈士

〔清平乐〕 徐惠文

山崩星坠，恶耗惊黔桂。碧血腾空飞赤絮，洒尽人间热泪。
深仇泛满三江，斗志更加昂扬。“小报”围攻土劣，当年战斗难忘。

【附记】一九三三年夏，在独山，识闻韦拔群同志被杀害，悬首桂北，三江激怒，路挂宋惊。人民不胜悲痛。余时年十七，向往革命，因而曾与友人创办手抄复写本之“社会小报”，抨击劣绅，宣传阶级斗争，盖受烈士精神之感召也。虽仅出版三期，即遭贵州省府布告查禁，但在群众中却播下革命种子，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贵州省图书馆复制独山县志稿读后感言

万大章 遗稿

独山建州，自公元一四九四年之明代中期至清季之辛亥革命，凡四百一十八年，州志曾三修。民国三年改州为县，即于秋间修县志，邦人之重视文献已可想见，但此书自一九一六年脱稿，至一九四九年本县解放，历三十余年之久，迄未印行，直到今日，始由本省图书馆复制以公诸世。我得展读，真有极大之感幸，不避浅陋，敢贡野言。

一、方志修举之不易

我省八十县市，明清间多有府州县志之修纂，至今可得而见者仍甚寥寥，其故非他，一则成书浅近，或因邦人争执，弃而不用，一则资力不足，刊印困难，忽遭事故，遂付水火；或则书虽印行，屡经兵燹，传者不多，久益沦丧耳。即如我邑州县志，修而不印，印而失传者，亦甚惊人。明末清初之州志均未印勿论矣，乾隆三十五年印行之州志，不独历百五十年始复有县志之修，咸同兵后，印本亦几不可见，县志脱稿，群望印行，而迟迟不举，则由苦心负责者不如私议之多耳。

当发议修纂之初，执笔诸公大都热诚负责，县令更提千元之重金聘来省府顾问陈稚苏先生廷芬商定体例，将州志原有之星野乡贤隐逸诸目毅然废除，他类亦参照遵义府志酌量分合，诚有重大之意义。陈先生来县不久即便返省。分任纂辑之李秉之先生世钧以地理人物为主；余长洲先生兆春以营建武备为主；王驹谷先生汝贤以食货秩官杂记为主，逐日成

稿，均送艾兰陔先生应芳审定，然亦相互斟酌，期于至当。惜其时新修省志尚未著手，旧省志十分简略，且失修逾百五十年，我县之参考史籍又甚不足，成书谨迫于时限，不足副各方期望，无可讳言。但审稿时局内外所争论，不在事理之完缺，多在人物之弃取，艾、李诸先生不欲以秉笔义例多费唇舌，谨遵以首议有人，将全书送省，请由陈先生鉴定。其时陈先生则已受任为黔东道尹，又值反对袁世凯称帝时期，军政张皇，无暇此事，志局旋撤，更长期无人过问。

民国九年省志局成立，下徵各县故事，我县独以有县志，不再采访，但志稿未定，亦未抄送。我于民国十二年受任与辑省志之地理，询知原由，迭向陈先生请发原书，未能得。抗日期中，艾、李、王三先生亦既物故，乃由余先生联合绅耆，以欲得原书重加修正为名，函我、属向陈先生面商一切，始获取回，交给余先生，加制各篇小序，重录成册，再次集邦人审定。我知其得来不易，力赞付印，诚恐寇焰连天，若有损失，将来愈难补救。当得到各方同意，并以校印之责属于我。刘秀峰先生岳英续编一册亦得见，未知如何又失去。乃正图印行，而议者又起，依我所闻，仍不外人物未备之争执，私怀岌岌，此书之能否保存，真未易言，诚不意迟至今日，仍能制印，公诸世人耳目也。

二、书馆复制之优良

无论何书，撰写均不无误漏，县志以年余时间，匆遽结束，自不当以白圭之玷毁其全功，但如：

甲、师旅考中沿州志误录元世祖招抚川省筠连州都掌蛮生擒兰纽一条。

乙、艺文篇载有莫与俦“独山江即汉毋斂刚水考”一

文，引据汉书地理志“样柯郡毋敛刚水东至潭中入潭”，“郁林郡定周水首受毋敛东入潭”之文，谓潭水即今柳江，潭中县即今广西之柳城诸县，定周县即怀远等县，刚水上源出独山，下流即为元丰九城志及水道提纲所称思恩宜州以下之龙江，本甚明白。独山县境流入广西合于柳江之水有南北二源，南源出县南五十里打然村，东出荔波县境始折南流，土语称打狗河，劳村以下又折而东出广西，始名龙江，出受和汉志刚水并无不合。莫先生又承明史地理志之误，将南郊东入都江北源凤饮河混入叙述则非矣。县志已认识，于建置篇中附加按语，正好直言，乃依违两可，使读者无所适从。书首所载十二景，更将州志原有之枕冈飞凤一目改称凤饮刚源，尤不可训。

此等有关地史之大端，原拟校印时一代删改，徒以未印亦未校，今复制本仍列我校印之名，真愧负矣。省馆复制之必有校订，在意料中，及读附录校勘记，不独字句错落和二十五史之所见，勘出一百四十余条之多，且采用文庙贤儒景行录，孔子家语，孔孟弟子辑录，清朝先正事略，及永宁州志学校补诸书，将学校一篇校补至百三十条，遂使我辈忽视之学校旧制，复成考校之典章，真出诸意计而外。此是新兴国家各方竞奋，事无大小，一例求精，要非党政领导之力，不易得此，亦使我为之感动，企图补过于未来。

三、嗣此应有之补正

本书亟待补正者约有效端：

1、县南打然河新修省志作胆然河，实为东入柳江之南源，前述为汉志刚水矣，北源凤饮河，州志谓为汉水经镡成县中之浪水，县志则置不复问，益不欲于莫考外增异说也。新修省志定为汉志武陵郡镡成县下南入海之康谷水，又谓入

海二字为入潭之讹。潭浪水即水，汉志所称（潭水出谭成玉山，东至阿林入郁），水经所称（浪水出谭成县北沅水谷），虽有异文，实同为今广西龙胜县北境所出，西南流经三江县古宜镇之浔江，至吴堡而会贵州西来之都江，南下至柳城县西，又会龙江再南至桂平县治，会西南来之郁江，仍称浔江，柳江益其别名耳。古代此方读谭潭浔三字並如秦音，清代一统志误读淮南子所称谭成岭，即其明证，应劭又读谭如淫，尤足证谭谭淫浪之讹变，似此则浪水在龙胜三江以南，不在独山明矣。省志又称康谷之声讹为独，都字为独字转调，故康谷水即都江，详见建置沿革改武陵谭成县下。惟都江上源虽为独山南郊凤饮河，其地实为样柯郡之母敛县所有，待至今三都县能通舟楫以下之境域，始称都江，而为谭成县之所领有，省志亦既有说明。

2、汉样柯郡十七县境域均十分广大，母敛县应兼有今之独山、都匀、丹寨、三都、荔波、平塘及广西之南丹、思恩、诸县地，其治何在则失考久矣，晋代为谢氏居地。公元三三三年即东晋成帝咸和八年，李雄占有南中，谢恕独不为所用，长保样柯，为晋拒守，其后历宋及齐，地又东扩，别建东样柯郡治于今广西三江县治古宜镇，即汉谭成县之故治也，其脱朝廷之羁縻盖自此始。唐初归降，建样、庄、充、应、琰、矩等六州，仍用谢氏为刺史，庄州势力尤强大。公元六三七年，即太宗贞观十一年，继播州置都督府，仍用谢氏为都督。除自领石牛等七县外，兼领黔、播、思、夷、费、繁、珍、南、辰、锦、叙、奖、样、充、应、琰、矩等州，及羁縻州五十一，应州称东谢，治所在今锦屏县南境映寨，矩州称西谢，治今贵阳南十五里之中曹司，庄州称南谢，盖对原治在今瓮安县东北三十里草塘司之样州样柯郡而

言。公元七〇八年，~~婚~~罢庄州都督，移置黔州都督府。贵阳府测定庄州治在今贵阳、惠水二县之青岩上马间，省志已极言其误，谓不当混入矩州境域也。又谓庄州势大，应为谢氏之嫡系，州治石牛县，或以今独山北郊之石牛坡近在毋敛谢氏之故居而得名。毋敛为汉晋以来谢，尹大姓所定居，宋齐不改，史志甚明，梁、陈、隋、唐后永不复见，必是南齐后久脱羁縻，谢氏私改毋敛之名为石牛，故史籍不言，此类纷更已不限于毋敛一县矣。更就旧称南谢，应居应矩二州中南而论，形势尤足以互证，並见省志建置考。惟唐书地理志载庄州南百里有桂岭关，省志未加以证实，检测绘图，实为挂顶关之北，询知四寨西北行40里而至者密场，又60里至独山县城共为百里，惟关尚在四寨西20里耳。今阅复制县志卷首增印新制县境图，于平舟县南境四寨西有挂顶关，于桂岭之名声韵尤洽，在独山县治西南百里间，亦可证，应再详勘。

3、独山南出广西至宜山，为汉代定周县治。沿江南下称番禺江，其北经都匀至今福泉县，为样柯郡治之且兰县，又北至今绥阳县之旺草坪，为故犍为郡治之犍县，亦即唐代郎州后称播州之州治，括地治称郎州有秦五尺道，其前必北经巴蜀以达秦都，南经且兰、毋敛、定周以通番禺，可无疑。我曾有秦、汉对今贵州治道及移民考，取明季徐宏祖之徐霞客游记加以证验，载贵州文献刊中。今又查出桂岭关，如不误则唐代以前之五尺道，其在庄州以南者，或是取者密四寨稍向西南之迂道，其改出丰宁上下司，应是五代晋时杨氏征服都云定云以后之事实，详见下条。我省地下古物，年来发见已不少，尤以省博物馆于一九五六年春至一九五八年二月，在清镇平坝二县间三次发掘出汉代土坑墓、砖室墓、石

室墓三十七座，规模之大，葬品之多，已将详细报告及影印图谱发表于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中，省馆又翻印专册分赠各方，我县文化馆图书室亦有藏本，说者多测定诸墓为夜郎侯遗族所有。又闻赫章县境亦有汉代文物之发现，正又准备发掘。我方交通之早开，人文之兴盛，远非夜郎以西之秦、汉、晋、唐所能比，试能诊其脉络，证其兴建，使尹谢以来之遗迹得发见，则二三学者长期探讨之业绩，能不复悬为空谈，尤大幸事，故并附白，愿邦人共留意焉。

4、汉唐间此方势力以谢、尹二氏为著，前已略言，县志人物以尹珍、谢恕为首，十分推崇，然亦有未备也。二氏之见于史籍，益自汉光武初起时，华阳国志已称样柯功曹谢暹与大姓龙、傅、尹、董氏近拒据蜀之公孙述，遣使远出番江，至河北奉禹贡，其后尹珍乃以经术显，谢恕乃武功著耳。尹氏直至五代晋而复见保都云洞领有昆明十二部以附楚王马希范之尹怀昌；清代嘉庆五年乃又有试领乡解之尹作霖；若续若断，不如矩州谢氏之中曹长官司迄于清季而不废。惜中曹谢谱所记，与各地土官多起明初，暹恕以来之史绩不复能言，更远引乌衣王谢以为重。我辑谢氏源流考以后，曾一借阅，为之愧汗。至尹珍之被推崇，莫犹人先生与传撰有毋敏先贤考，县志已录附本传。我亦以景仰名流，取后汉应奉传更加参详，又发现其得刺荆州，是由拥有兵力，佐应氏参冯緄军，平武陵蛮有武功。别撰尹珍学历考，亦载入文献汇刊。说者谓有此发现，使尹氏有同族相残之嫌，只足以贬其声誉，有类于画蛇添足。窃谓谢，尹皆一方豪霸，既经查明，即不应更为之讳，特珍又以经术显，前籍所誉，自应瑕不掩瑜。在千八百年以前初辟遐荒，竟能有通经之儒，又曾归教乡里首开南域之学，川滇争载，正亦未可厚非也。